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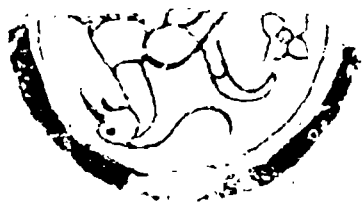
凤翔新发现的瓦当

景宏伟

凤翔为秦之雍城所在地。据古籍记载,古雍城地域广阔,街巷纵横,建筑规模宏大,离宫别观林立,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1992年3月,在距雍城西南20公里的长青乡孙家南头秦汉遗址出土“来谷宫当”^①等瓦当之后,1994年底又于当地采集到几枚秦汉瓦当。现简介如下:

1. 朱雀纹瓦当

残,为半圆形,当面直径约16、厚27、沿宽约1厘米左右。瓦色青灰,当面为一阳线单勾朱雀纹,朱雀长喙,勾首,引颈,圆目突出,长冠后飘,翅羽上振,尾部向上翘起,尾后部的空闲处,配置一朵小花。整体形态很有动感。当背中心下凹,边沿旋切痕迹平滑。与筒瓦相接的一半瓦当残失(图一)。



图一

这枚朱雀纹瓦当的特点,值得我们注意:一是图像倒置。以往发现的动物瓦当与筒瓦衔接后,动物图形都是正立摆布于当面,而这枚朱雀纹瓦当与筒瓦衔接后朱雀图像倒置于当面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似乎有两种可能,第一是错制,由于当时是手工制做,生产者的一

时疏忽,有可能造成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。第二是有意将朱雀纹倒置,具有某种含意。古人认为朱雀是一种吉祥鸟,神鸟,为四神之一的南方之神,将朱雀倒置,取“朱雀到”之意,祈求吉祥。这就如过春节时,我国许多地区,特别是广大农村常将“喜”字或“福”字倒着帖在门上或屋内。这枚朱雀纹瓦当采集于秦汉宫殿建筑遗址,说明它被使用于建筑物上,错制可能不大。再从整体风格和制作工艺看,这枚朱雀纹瓦当比雍城遗址以往出土的典型的秦瓦略大,当沿微宽,但与汉瓦当相比,当沿窄且不规整,当背中心下凹,当背边缘留有明显的旋切痕迹,瓦色青灰,这些特点都与雍城遗址出土的秦瓦完全一致,而厚度与汉瓦当又比较接近,应属秦晚期遗物。

2. 云纹瓦当

圆形,当面直径14.5、当沿宽1.2厘米。当面中部圆形区域内,由中心向周围饰弧线



图二

(下转 50 页)

旁。此外,前面提到的至相寺僧静渊、智正,其墓塔也都建在至相寺旁。一寺之旁有如许之多的高僧塔、龕,而这些高僧又出自不同寺院,这在释史上实属罕见,而尤其意味深长的是,这些僧人中,不少人对华严学有着很深的造诣,如灵干是“志奉《华严》”,慧藏“以《华严》为本宗”,吉藏讲《华严》数十遍,静琳主学《华严》,道宗受业《十地》等等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至相寺作为一个华严学道场,其在僧众中的地位是很高的,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,在此建塔的愿望和行动,在一定程度

上体现了一种倾向性、归宿感,以上高僧大多卒于开皇中年至贞观中年,集中在六、七世纪之交,这正是华严学风起云涌,宗派酝酿的时代,因而更说明若多高僧在此建塔并非偶然和孤立之事件。

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,无论是历史渊源,弘扬《华严经》的传统,与祖师之关系,在僧众心目中的形象和释史的地位,至相寺都远优于华严寺,因此理所当然地应当取代后者成为华严一宗之祖庭。

(上接 28 页)

上半部与筒瓦相接,筒瓦外饰绳纹,下半部周边有高 1.2、宽 1.5 厘米的当背沿,瓦色浅灰(图二)。

3. 变形云纹瓦当

圆形,当面直径 15、厚 1.8 厘米,当沿宽窄不均,约 1 厘米左右。瓦色青灰。当面中心为一圆形小乳突,周围六条卷云状变形云纹,两两相对分布于一突起的圆外。当背经过旋切,痕迹明显,当缘及筒瓦外饰绳纹,筒瓦内饰麻点纹(图三)。



图三

(上接 42 页)

《周礼》：“两圭有邸，以祀地，旅四望。”郑玄注：“两圭者，以象地数二也，并而同邸。”故而两圭有邸为壁上附著两圭，尖端分别朝向上下两方，主要为祭祀神州地祇和社稷之神的礼器。《周礼》：“圭璧，以祀日月星辰。”郑玄注：“圭，其邸为璧。”圭璧为上圭下璧的玉器，从现有实物图片观察，有两种形式，一是圭附著於壁上，尖端朝外，底部连著璧的外缘；一是璧的上、下两端各有一截凸起，其中一截上刻，另截平头。^⑤主要为供祭祀日月星辰之器。

那志良先生认为两圭有邸和圭璧的现有实物，其器物的纹饰，多是七星、八卦、十二章之文，可能是道家的法器，否则便是妄人的伪作。^⑥傅忠谟先生则说：“目前所见汉璧，……还有作圭璧合雕的‘二圭有邸’……等特殊形式。”^⑦其所称的二圭有邸，依插图及拓片所示，附于璧上的圭，其上端刻出，下端平首，兹从那先生之说，归之于圭璧，但璧上纹饰为谷纹，与那先生所见多为七星、八卦、十二章之文，大有不同。因此，历代曾有圭、璧合制礼器的形制，似乎也可以肯定。（待续）